

Ken Follett

[英] 肯·福莱特 著

胡允桓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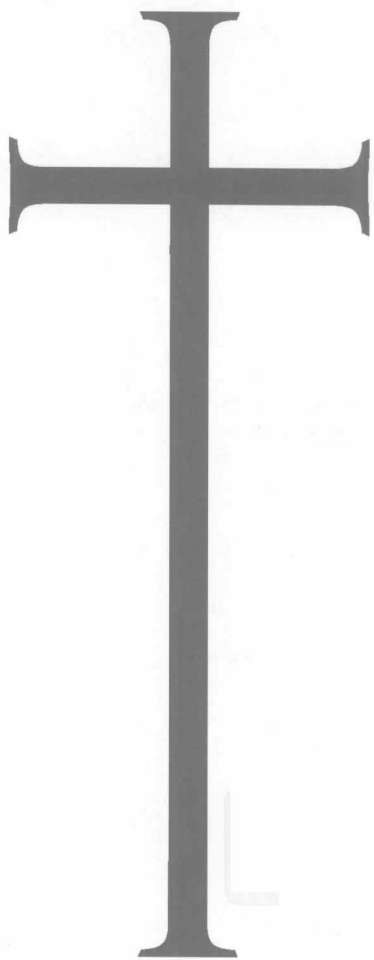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PILLARS OF THE EARTH

圣殿春秋

· 下 ·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Ken Follett

[英] 肯·福莱特 著

胡允桓 译

MASTERS OF THE EARTH

主殿春秋

· 下 ·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殿春秋(下) / (英)福莱特(Follett, K.)著;胡允桓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9.8

ISBN 978-7-5327-4685-9

I. 圣... II. ①福...②胡...

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91673号

Ken Follett

THE PILLARS OF THE EARTH

Copyright © 1989 by Ken Follett

Illustrations by Petra Röhr-Rouendaal, assisted by John Wormald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 LLC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,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图字:09-2008-453号

圣殿春秋(下)

The Pillars of the Earth

Ken Follett

肯·福莱特 著

胡允桓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陈靖柳 陈 姝

装帧设计 书衣坊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9.75 插页 2 字数 394,000

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4685-9/1·2705

定价:32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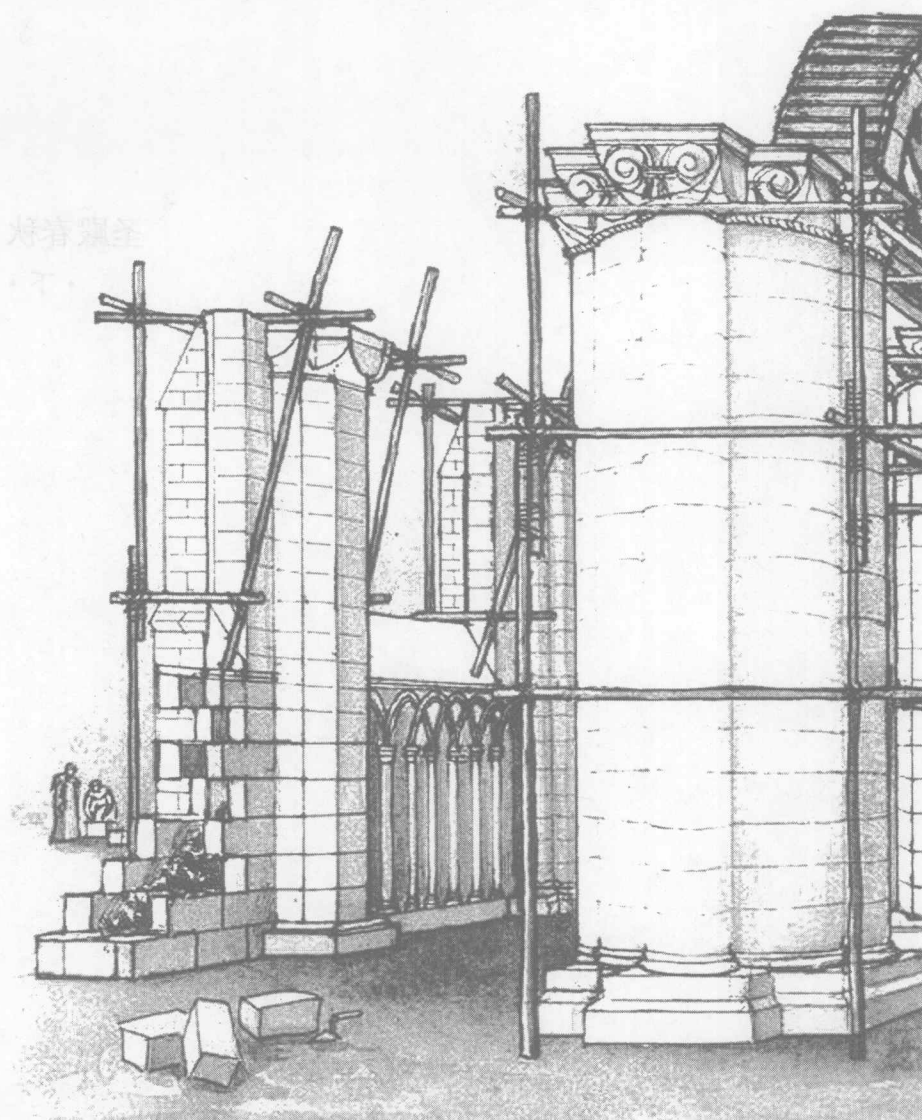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021-65560609

圣殿春秋

·下·

井春集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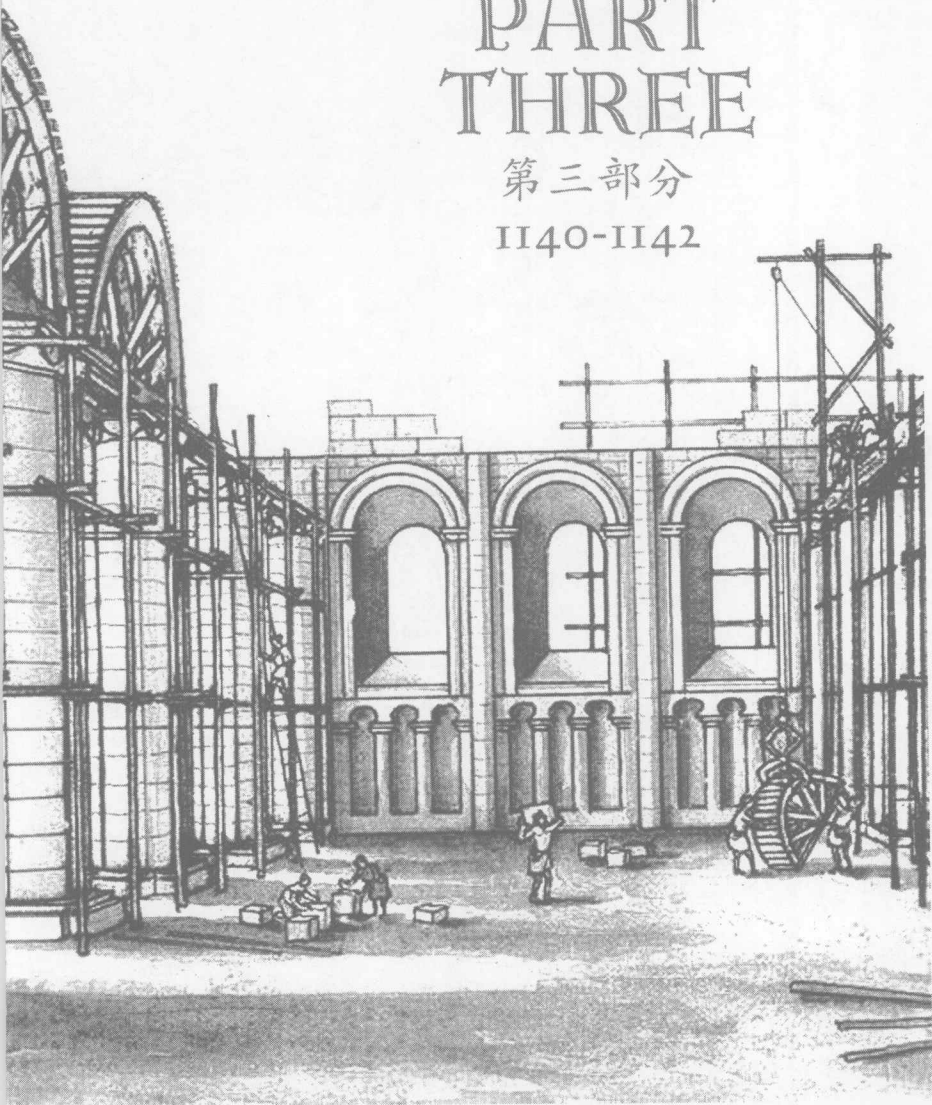
下



PART THREE

第三部分

II40-II42



第八章

—

威廉挑的那个妓女并不怎么漂亮，但她蓬松的鬈发吸引了他。她在他面前扭动着屁股晃过去，他看出她比他原先想象的要大些，大概有二十五岁到三十岁，当她的嘴唇做出天真的笑意时，眼睛里却是冷漠无情和老谋深算的。瓦尔特随手挑了一个小个子姑娘，有一个男孩似的胸脯、扁平的身材和一副脆弱的模样。威廉和瓦尔特挑完之后，另外四名骑士走了过来。

威廉带他们来逛妓院，是因为他们需要轻松轻松。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打仗，个个都感到不痛快，想吵架。

一年以前在斯蒂芬国王及其对手——所谓的皇后莫德之间爆发的国内战争，如今已经平息了。威廉和他的人马追随着斯蒂芬转战英格兰西南部各地。斯蒂芬的战略是进取的运动战。他会以极大的热情袭击莫德的一个据点；但如果他初战不能取胜，很快就会厌倦包围战，而加以转移。叛军的首领并非莫德本人，而是她的同父异母兄弟，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；斯蒂芬一直未能迫使他当面决战。这是一场非决定性的战争，运动多，实际战争少，因此参战的人都很烦躁。

这家妓院由屏风隔成小间，每间都有一个草垫。威廉和他的骑士带着各自挑好的女人都到了屏风背后。威廉的妓女把屏风挡得严密些，然后把她的衬衣从头上褪下来。如同威廉从外面看到的，她胸

前青筋暴露，是喂过奶的女人的样子，威廉感到有点失望。不过，他还是把她拉过来。“轻点嘛，”她用一种柔和的抗议声说着。她伸出双臂搂住他，按着他的屁股往怀里拉，用她自己的身体在他前面蹭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把一只手插进他俩身体中间，去摸他的腿裆。

他低声骂着。他的身体没有反应。

“别担心，”她喃喃地说。她那种屈尊俯就的声调让他很气愤，但他什么也没说，这时她从他的拥抱中脱身出来，跪下去，撩起他紧身衣的前襟，用嘴吮起来。

起初，那种刺激让他很高兴，他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了，但初始的涌动过去之后，他又没兴趣了。他盯着她的脸，有时候这也可以激起他的欲火，但此时他只想到他的表现如何不济事。他开始觉得生气，阳痿益发严重了。

她停下来，说：“尽量放松点。”她重新开始之后，嘍吮得太使劲，把他弄疼了。他往回一抽，她的牙齿刮到了他的嫩皮，他叫了出来。他反手抽了她一耳光。她喘着气，侧身摔倒了。

“笨婊子，”他吼着。她躺在他脚边的席子上，抬起头畏惧地望着他。他胡乱踢了她一脚，真是恼羞成怒了。那一脚踢到她肚子上，踢得很狠，其实他并没想使这么大劲，她痛得收起肚子，弓着身子。

他意识到，他的身体终于有反应了。

他跪下去，把她翻过身，仰卧着，还劈开她的两条腿。她仰望着他，眼睛里是痛苦和恐惧的神色。他把她的衣裙撩起到腰际，看着她的身体，摆弄着自己的下身，他那儿还不够硬挺。她眼中流露出恐惧。他觉得，她是诚心分他的心，竭力打消他的欲火，以便不必伺候他，想到这里，他给激怒了，撩起拳头狠狠捣了她的脸。

她尖叫着，想从他身体下面挣脱出来。他把他的体重压到她身上，把她钉牢在地，但她仍一个劲挣扎叫嚷。这时他已经充分勃起了，想强迫她又开双腿，但她抗拒着。

屏风给推到一边，瓦尔特进来了。他只穿着靴子和衬衫。他后边又进来两名骑士：丑鬼格瓦斯和斧头休。

“替我按住她，小伙子们，”威廉对他们说。

三名骑士跪下去，围在那妓女周围，按住她动弹不得。

威廉摆好位置准备进到她里边去，然后停下来，享受着事前的快感。

瓦尔特说：“出什么事了，老爷？”

“她看见这么个大头，就变了主意了，”威廉狞笑着说。

他们全都哄堂大笑起来。威廉插进了她。他喜欢旁边有人看着。

瓦尔特说：“我刚要进去，就让你给搅了。”

威廉看出来，瓦尔特还没有尽兴。“插到这家伙的嘴里，”他说，“她喜欢这样。”

“我来试试看。”瓦尔特换了个位置，抓住那女人的头发，拽起了她的头。这会儿，她已经吓得任人摆布，情愿合作了。格瓦斯和休没必要再按着她了，但他们还待在那儿看着。他们着迷地看着，大概还从来没看过一个女人同时被两个男人玩弄。威廉也没见过，其中有种令人好奇的激动。瓦尔特似乎也有同感，因为没过多久，他就喘起气，痉挛地抖动起来。威廉看着他，稍迟一点也到了高潮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俩站起了身。威廉仍很激动。“你们俩干吗不干她一下？”他对格瓦斯和休说。他喜欢再看一次重复的表演。

然而，那两人并不热衷。“我还有个小乖乖等着我呢，”休说。格瓦斯说：“我也是。”

那妓女站起身，抻了抻衣裙，脸上说不上是什么表情。威廉对她说：“还算不赖，是吧？”

她站在他跟前，瞪了他一会儿，然后一皱嘴唇，吐了出来。他感到他脸上糊上一层又热又黏的液体：她把瓦尔特的精液存在嘴里

了。那玩意儿蒙住了他的视线。他怒气冲冲地举起一只手去打她，但她从屏风之间躲了出去。瓦尔特和那两名骑士爆发出一阵大笑。威廉并不觉得可笑，但他满脸精液又不能走近那姑娘，他明白，保持尊严的唯一途径是装作满不在乎，于是也放声大笑起来。

丑鬼格瓦斯说：“唉，老爷，这下，我希望你不致怀上瓦尔特的孩子！”他们都哄堂大笑。连威廉也觉得这事可笑了。他们一起走出那小房间，互相挤靠着，抹着眼睛。别的姑娘们都忧心忡忡地观望着他们。她们都听到陪威廉的那个妓女的尖叫，担心会惹出事情。有一两个嫖客从别的小屋里好奇地往外窥视。瓦尔特说：“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一个姑娘喷出那玩意儿！”他们又捧腹大笑起来。

威廉的一个扈从正站在门边，样子很急切。他还只是个半大小子，大概以前还从来没进过妓院。他不自然地微笑着，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资格和他们一起欢笑。威廉对他说：“你在这儿干吗，你这麻脸的傻瓜？”

“给您送信来了，老爷，”那扈从说。

“喂，别浪费时间，告诉我是什么事！”

“我很难过，老爷，”那孩子说。他那样子着实惊慌，威廉觉得他会立刻转身跑出妓院的。

“你难过什么，你这狗屎？”威廉吼着，“把信告诉我！”

“您父亲去世了，老爷，”那孩子脱口说，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。

威廉目瞪口呆。死了？他想。死了？“但是他身体十分健康啊！”他痴呆地叫着。确实，父亲不能再驰骋沙场了，但这对一个快五十岁的人来说毫不奇怪。那扈从还在哭。威廉回忆起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父亲的样子：身体结实，面色红润，脾气火爆，日子过得生气勃勃的，那不过是……他这才有点吃惊地意识到，他已经有快一年没有见到他父亲了。“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对那扈从说，“他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他突然发病了，老爷，”那扈从抽泣着说。

突然发病了。这消息慢慢渗进他心里。父亲死了。那个身材高大、健壮，随时都会发脾气的人，在什么地方的一块石板上躺着，冷冰冰的，无可奈何——

“我得回家，”威廉突然说。

瓦尔特转声说：“你得先向国王请假。”

“是啊，不错，”威廉含糊地说，“我得先请假。”他脑子里一团糟。

“我要不要给老鸨钱？”瓦尔特说。

“要。”威廉把他的钱袋递给瓦尔特。一个人把威廉的斗篷给他披到肩上。瓦尔特向老鸨嘀咕了句什么，把钱给了她。斧头休为威廉打开门，他们全都走了出去。

他们默默地在小镇的街上穿行。威廉有一种奇妙的孤独感，似乎他在超然地看着一切。他无法接受父亲已经不在的这一事实。他们走近大本营时，他尽量打起精神。

斯蒂芬国王把教股权充宫廷，因为这里既没有城堡，也没有市政厅。这座教堂不大，是石头盖的，结构很简单，墙内侧涂着鲜亮的红色、蓝色和橙色。地面的中间点着一堆火，长着满头茶褐色头发的英俊国王坐在火边的一张木制御座上，两条腿还如往常那么放松地往前伸着。他穿着战士的服装，高统皮靴，皮紧身衣，但头上戴的是王冠而不是头盔。威廉和瓦尔特推开聚在教堂门前请愿的人群，向挡着人群不让进门的卫兵们点点头，就大步走了进去。斯蒂芬正在和一个刚到的伯爵说话，但他注意到了威廉，马上就中止了谈话。“威廉，我的朋友。你已经听说了。”

威廉鞠躬。“我的国王陛下。”

斯蒂芬站起身来。“我向你致哀，”他说。他抱住威廉，搂了一会儿才放手。

他的同情让威廉眼里第一次充满了泪水。“我要向您请假，回家

一趟，”他说。

“我很愿意批准，尽管我并不高兴，”国王说，“我们会怀念你这强有力的右臂的。”

“感谢您，陛下。”

“我还批准你监管夏陵的采邑，收取那里的全部租税，直到继承权的问题决定下来。回家吧，安葬你的父亲，然后尽快回到我们这里来。”

威廉又鞠了一躬，退了下去。国王重新开始了他与那位伯爵的谈话。廷臣们围着威廉，对他表示同情和安慰。他一边应答着他们，一边想到国王刚才那番话颇有深意。国王批准他监管伯爵的采邑，直到继承权问题决定下来。什么问题呢？威廉是他父亲的独子，怎么会有问题呢？他望着周围的面孔，目光落在一位年轻的教士身上——他是国王身边文书中颇有见识的一位。他把那教士拉到跟前，悄声说：“见鬼，他指的继承权‘问题’是什么意思，约瑟夫？”

“还有一个人对伯爵采邑提出了要求，”约瑟夫回答说。

“还有一个人？”威廉吃惊地重复了一遍。他没有同父异母兄弟，没有非法的兄弟，也没有堂兄弟……“是谁？”

约瑟夫指着一个背对着他的身影。那人和刚到的那些人在一起，穿的是乡绅的服饰。

“但他连骑士还不是呢！”威廉大声说，“我父亲原先是夏陵的伯爵！”

那位乡绅听到了他的话，转过身来，“我父亲原先也是夏陵的伯爵。”

威廉起初没认出他。他是个十八岁上下宽肩膀的英俊青年，身穿对乡绅来说相当考究的衣服，佩着一把漂亮的长剑。他站立的姿势很自信，甚至很自得。最引人注目的是，他用纯粹仇恨的目光瞪着威廉，使威廉畏缩了。

那张面孔很熟悉，但已经变了。而威廉还是想不起来。随后，他看到了那乡绅的右耳垂上有一道愤怒的疤痕，显然是原先被切掉了一块。他脑海中闪过清晰生动的记忆：他看到一小块白肉落到了一个吓坏了的处女起伏着的胸脯上，还听到了一个男孩痛得直叫。这是理查，叛逆巴塞洛缪的儿子，阿莲娜的弟弟。那个被迫眼看着姐姐被两个男人强奸的小男孩，如今已长成一个令人生畏的男子汉，浅蓝色的眼睛里闪着复仇的光芒，威廉突然给吓慌了。

“你还记得，是吧？”理查说，他那稍稍拖长的声音并没有掩饰住深藏着的冷峻的愤怒。

威廉点点头。“我记得。”

“我也记得，威廉·汉姆雷，”理查说，“我也记得。”

威廉坐在桌子头上的一把大椅子上，那是他父亲原先的座位。他早就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占据这个座位的。他曾经想象过，一旦坐到那座位上，就会感到极其强大，但事实上他有点恐慌。他怕人们会说，他不是他父亲那样的人，他们会不尊重他。

母亲坐在他的右手。父亲坐在这把椅子上时，他时常观察着她，思量着她如何利用父亲的畏惧和软弱来自行其事。他已经打定主意不让她在自己身上故技重演。

他的左手坐着亚瑟，是个头发灰白、态度和蔼的人，一直管理着巴塞洛缪伯爵的采邑。父亲被封为伯爵后，仍旧雇用了他，因为他对采邑了如指掌。威廉一向对这一理由心存怀疑。别人的仆人有时会按过去主人的办法行事。

“斯蒂芬国王不可能封理查为伯爵，”母亲正忿忿然地说，“他不过是个乡绅！”

“我甚至不明白，他怎么会熬成个乡绅，”威廉气愤地说，“我原以为他们已分文不剩了。但他穿着考究的衣服，佩着漂亮的长剑。他

从哪儿弄来的钱呢？”

“他靠当羊毛商一路爬上来的，”母亲说，“他弄到了他所需要的所有的钱。或者确切地说，他姐姐赚到了钱——我听说阿莲娜经营着他的生意。”

阿莲娜，原来是她在幕后。威廉从来没有真正忘记她，不过，从战争爆发开始，直到见到理查，她也并没有那么厉害地咬啮他的心房。最近，她又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，是那么活生生的，漂漂亮亮的，还是那么脆弱，楚楚动人。他恨她居然如此攫住了他。

“这么说，阿莲娜现在有钱了？”他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说。

“不错。不过你已经为国王打了一年的仗了，他不能拒绝你的继承权。”

“理查也一直在勇敢地作战，这是显而易见的，”威廉说，“我跟别人打听过了。更糟糕的是，他的勇敢已经引起了国王的注意。”

母亲的表情从生气的轻蔑变成了深思。“看来他还真有机会。”

“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”

“对。我们应该击退他。”

威廉不由自主地问：“怎么办？”他本已决心不让母亲插手，但这时还是要听她的主意。

“你应该带着更多的骑士，更多的乡绅和战士，崭新的武器和更好的马匹，回到国王身边去。”

威廉本想不同意她的话，但他明白她是对的。国王最终会把采邑赐给承诺给予最有效支持的人，而不会考虑其中的谁是谁非。

“这还不够，”母亲接着说，“你应该注意一举一动都像个伯爵的样子。这样一来，国王就要把封赐看做是未雨绸缪的必然结局了。”

威廉不由得感兴趣了。“一位伯爵的一举一动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”

“要把你的想法更多地说出来。对各种事情都要拿出主意：国

王应该怎样来打这场战争，每次战斗最好的战术是什么，北方的政治形势如何，以及——这一点尤其要注意——其他伯爵的能力和忠心是什么程度。跟一个人议论另一个人。告诉汉丁顿的伯爵，瓦伦涅伯爵是个伟大的战士；告诉伊利的主教，你不信任林肯的郡守。人们会对国王说：‘夏陵的威廉和瓦伦涅伯爵是一派。’或者：‘夏陵的威廉和他的手下反对林肯的郡守。’如果你表现得很强大，国王会给你更多的权力，还感到舒服。”

威廉对这种阴险的小动作没什么兴趣。“我认为，我的人马多少更重要，”他说。他转过脸去，面对那个管理采邑的人。“我的库存里还有多少，亚瑟？”

“一无所有了，老爷，”亚瑟说。

“见鬼，你在说些什么？”威廉板起面孔说，“总该有的。有多少？”

亚瑟的神气有点高傲，如同对威廉无所畏惧。“老爷，库存里一点钱也没有了。”

威廉恨不得掐死他。“这是夏陵的采邑！”他说，声音大得在桌子另一头坐着的骑士和城堡的官员们都抬起头来看。“应该有钱的！”

“钱当然是源源不断地来的，老爷，”亚瑟振振有词地说，“但又都支出了，尤其是在战争时期。”

威廉打量着那刮得干干净净的苍白面孔。亚瑟也太得意了。他诚实吗？实在没法说。威廉想，要是长着一双能看透人心思的眼睛就好了。

母亲知道威廉在想什么。“亚瑟是诚实的，”她说，不在乎这人就在眼前，“他上了年纪，有点懒，喜欢自作主张，但他是诚实的。”

威廉震惊了。他才刚刚坐到这把椅子上，但权势已经动摇了，似乎有魔法在作怪。他觉得受到了诅咒，似乎有一条法则，要威廉永远做成人中的孩子，不管他长到多大。他虚弱地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母亲说：“你父亲病了大半年才死的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在任凭事情走下坡，但我无法让他采取任何措施。”

母亲居然还有无能为力的时候，这对威廉倒是件新鲜事，他以前从来不知道她还会有办不到的事。他转过脸去，面对亚瑟，“我们这儿有全国最肥沃的土地，怎么会一文不名呢？”

“有些农场出了些麻烦，好几个佃户都欠租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常听到的一个理由是，年轻人不肯在乡下干活，进城去了。”

“那我们就该制止他们！”

亚瑟耸了下肩。“一个农奴一旦在城里住上一年，就成了自由民了。这是法律规定的。”

“那些欠租的佃户怎么样了？你们对他们是怎么办的？”

“我们能怎么办？”亚瑟说，“如果我们要撤佃，他们就永远还不成田租了。因此我们要耐心，指望能有几个好收成，好让他们补足欠租。”

威廉气愤地想，亚瑟对他自己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也实在太得意了；但他这时只好控制住不发脾气。“好吧！既然所有的年轻人都进城了，我们在夏陵的房产总可以收到租金吧？那一项总可以有些现金进款吧。”

“说来实在古怪，那一项也没进款，”亚瑟说，“夏陵有很多房子空着呢。年轻的男人一定是到别处去了。”

“也许是人们对你撒谎，”威廉说，“我猜想，你还打算说，夏陵镇市场和羊毛集市上的收入也减少了吧？”

“是的——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增加租金和赋税呢？”

“老爷，我们已经遵照你已故父亲的命令这样做了，然而收入依旧下降。”